

工 作 纪 实

雨幕中的逆行者

●赖超 邓晓春

雨水如瓢泼般倾泻而下,天河仿佛决堤,岭南龙舟水季以其独有的狂暴姿态,席卷了粤北大地。台风“蝴蝶”将天空压得极低,低得仿佛触手可及,“龙舟水”带来的厚重灰云,如铅块般沉沉地垂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山岭在弥漫的雾气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头疲倦的巨兽,匍匐在地,喘着粗气。此刻,暴雨如一头猛兽,无情地撕扯着大地的表皮,山体内部潜藏的凶险,正蠢蠢欲动,伺机而发。

就在这倾盆暴雨之中,广东省矿产资源勘查院的地灾巡查员们悄然出发了。他们披上印有“广东地质”字样的马甲,宛如一支支无声的箭头,毅然射向迷蒙的山野深处。他们的目标明确而坚定——直指那些熟悉却又令人揪心的一线隐患点。

无惧的逆行

通往韶关仁化某处高危削坡建房点的道路,早已被“蝴蝶”搅得一片狼藉。树木的枝丫横七竖八地散落在路上,巡查车在泥泞中艰难地喘息着,车轮深陷泥潭,只能徒劳地卷起浑浊的黄浪。队员们见状,毫不犹豫地下了车,踩进没过脚踝的淤泥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雨点如冰雹般猛烈砸下,队员们的雨衣早已湿透,可他们的眼神却始终紧紧锁定在湿滑的山体和手中的巡查机上。突然,山坡上一条新的裂缝赫然出现在眼前,令人心惊胆战。“快!拉警戒线,布设警戒区!”组长一声短促而有力的指令,众人如训练有素的战士般默契散开,全然不顾脚下泥浆飞溅,动作迅疾得连雨点都追不上他们专注的节奏。

警觉的鹰眼

深夜,风雨依旧未歇,仁化县应急指挥中心内灯火通明。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地质图件,桌上仪器屏幕上的曲线,正代表着山体的细微蠕动,而此时,这些曲线正被一双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紧紧锁定。突然,代表水平位移的曲线出现了一个异常的“阶跃”跳动,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波动范围。工作人员立刻接入部署在地灾点的监测数据,发现数据异常,并非孤立事件,一场区域性的强降雨正无情地叠加在脆弱的地质体上!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一个预警信息如一道闪电穿透雨夜,迅速传向镇指挥部和受威胁的村庄——地灾风险等级已提升至红色预警,疏散工作刻不容缓!微小的数据异动,在地质人

专业的目光和遍布粤北的“地灾哨兵”网络下,从纷乱的雨雾中被精准辨识出来,成为大地无声的警报。

无声的守护

隐患点旁,一处避灾安置点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地质专家正用当地方言耐心地向转移下来的老人解释着后山危岩体的风险和监测情况。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却透着无比的坚定,安抚着受惊的村民。一位巡查员刚轮岗下来,脱下早已湿透的鞋子,双脚已被泡得发白起皱,脚踝处还有被山石划破的血痕。他默默地拧干袜子上的水,捧起一盒早已冰凉的饭。安置点外,雨点密集敲打的声音不绝于耳,仿佛整个天地都在急促地喘息。他侧耳细听着,那不只是雨声,更是他心中时刻绷紧的弦。

雨还在下,山洪在沟壑中奔腾咆哮。那些泥浆满身、目光如炬的身影,依然在粤北大地上跋涉前行。他们以磨破的脚掌叩问仁化的泥泞,以专业的锐眼刺穿南雄的雨幕,凭无言的坚守锚定翁源的洪流。地质人身上那件湿透的、沾满红泥或赤砂的“广东地质”工装,分明是守护粤北大地最坚韧的一层皮肤。

当风雨暂时喘息,山河重归平静,地质人的背影,已在山野间成为一道无声却永恒的风景。他们不是传说中移山的愚公,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山的骨骼、水的脉络。

光 影 定 格

繁忙南沙港

●特约摄影师王美燕



随 笔 小 札

与“李白”对话

●赵启民

第二十一届文博会的沉浸式体验,令人眼界大开。最令我震撼的,是科技与传统诗文的深度融合,让我们竟能与智能数字人展开跨越千年的对话、对话。

步入9号展馆辽宁展区时,只见围了两三层观众,远处站立两位宽袍广袖的“老者”,抑扬顿挫的吟诗声不时传来。挤进人群发现,原来是两个交互型仿生人形机器人,化身为“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两位“智能数字人”,不停地与观众诗词唱和,讲解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心情。

我伺机挤到前排,只见“李白”头戴玄色幞头,身着素白锦袍,右手握鎏金酒樽;

“杜甫”身穿豆青长袍,右手执毛笔,左手半举起,三绺长髯随风轻摆,沧桑的脸带着几分忧郁。他们不仅能张嘴说话,眼珠转动,还能时不时眨动眼皮。

我瞅准机会,按下对话键问道:“请问太白先生,世人何以称呼您为‘诗仙’?”“此‘诗仙’雅号乃贺知章贺公所赐。那年吾初入长安,携《蜀道难》拜谒贺公。贺公读罢拍案,直呼‘子谪仙人也’,意为天上凡来的神仙,并解下所佩金龟充作沽酒之资。自此‘诗仙’之名遂传。”“李白”以清越嗓音答道。

这时,从后排挤进来一位老外,操着生硬的中文插话问“李白”姓名。“李白”昂

首笑答:“吾乃李白,仗剑天涯饮酒作赋的李白。”观众听后纷纷鼓掌。

“有人说你天天喝酒写诗吹牛?是这样吗?”我接过话筒打趣地问道。“李白”立即反问道:“要是你前脚刚被唐玄宗捧成大唐顶流,后脚就被小人排挤到离职跑路,换你,除了喝酒写诗排忧愁还能咋办?”

我继续问道:“您写得最浪漫的一首诗是哪首?”“李白”右手缓缓举起酒杯,显出几分醉态答道:“老夫的《月下独酌》怎么样?不敢称至臻,却也堪称绝妙。”他左手捋了一下胡须,表情细腻如真人地大声吟诵:“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如何排遣寂寞呢?”我问了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问题,没想到“李白”很快就给我上了一课。“依老夫之法,将心中孤寂尽诉明月,佐以美酒与月影共舞,若能赋诗抒怀,寂寞自消。”

“我能和您对诗吗?”一个小学生模样

的孩子对着话筒抢着问。“当然可以。”“李白”说完脱口而出:“听好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观众齐声对答:“奔流到海不复回。”

转至“杜甫”面前时,我恭敬地问道:“子美先生,请问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首诗?”由于人多声音嘈杂,加上我的声音小,“杜甫”没听清。“请复述。”我凑近麦克风提高了嗓音重复了一遍,“杜甫”沉思几秒钟后答道:“老夫一生写诗甚多,若论平生心血所爱,当推《登高》。”沙哑声线伴着全息投影的萧瑟秋景,“杜甫”吟诵起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也难怪,这首诗是被后人誉为“七律之冠”。我接着问“杜甫”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杜甫”眉眼灵动,详细讲述了当年在夔州(今重庆奉节)的创作情景。

不到半小时,展台已水泄不通。众多观众和我一样沉醉在数智里“冲浪”,与古人展开跨越千年的诗意对话。

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扫码查看
征稿启事